

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

Volume 11
Issue 2 第十一卷第二期

Article 9

January 1951

彝鎔中之本字

Shuda YA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楊樹達(1951)。彝鎔中之本字。《嶺南學報》，11(2)，1-35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11/iss2/9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彝銘中之本字

楊樹達

敘例

本字者，造字時因義賦形，形義密合之字也。許叔重書族形說求其內合，所託之義大抵皆初義，故其字皆本字也。燕達君生於東京，去古已遠，所承不能無漏失。余讀彝銘文字，往往見有奉字初義為說文所未載，或雖義而誤讀者，宋儒治古器銘者不盡通小學，平乾明之。清代說文之學臻於極盛，沈括元許印珠粗見端倪，同光之餘，治彝銘者大都嫵於小學，如張文襄之說孔，陳仲容之說尊彝衣柱鍔，方子曉之說虧邛𠀤𠎣好鍔鍔牛，吳震齊之說面脚𣊻𠂇，皆舉凡折理，秦刀肅然，有解頤之美，以及近日王靜安郭鼎堂皆續有所明。余承諸家之後，補苴罅漏，亦時窺見一二。取板許叔重書，可大別為五事。一曰字為許書所未見，如示部之祉嘗寨，玉部之𠂇，口部之𠂇，走部之速，革部之驟，曰部之合，月部之賛賀，邑部之鄙鄆鄖鄖鄖，日部之𠂔，火部之𦥑𦥑𦥑𦥑𦥑，金部之鑄鍔鑄鑄鑄，口部之𠂇，凡三十五文是也。二曰許書載其文而誤說其義，如收部之叢，爪部之字，往部之筭，今部之手，豈部之宜，面部之首，之部之坐，貝部之𧐻，邑部之𠂇邛，匕部之匕，卽部之卽，女部之

龍哉姪巍，弓部之弓彌，午部之午，酉部之酉，凡二十文是也。三曰許書載其文而誤其形，如女部之妃，車部之𠂇，二文是也。四曰許書載其文而誤形義並失，如舛部之若，口部之各，正部之正，冥部之冥，用部之用蕡，韋部之韋，貝部之賓，弓部之甬，辟部之辟；凡十文是也。五曰許書雖載其一文，而其形倪彝銘為復起，如从部之从，臣部之戚，晶部之昴。凡三文是也。量寓廣州，旅居多暇，兼錄成說，益以新知，凡得七十文，以賜同好，謹後學。聞見不周，容多遺漏，世有遠者，進而教之。

一 部字不見於說文，然見於春秋傳，非彝銘所獨有；不錄。

二 金文多後加形旁字，如旌錫鑑之類，此不得以本字論，不錄。

三 甲文既出，訂許者多，甲文有之而彝銘未見者不錄，不闕本字者不錄。

四 殷虛書契考釋一書，舊題羅振玉著，世人皆云實王靜安代撰，余初聞之，未深究也。近年治彝器銘文，時時讀羅氏晚年所撰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，卷中有參覆正條諸字古文，為書契考釋所已言者，羅氏乃皆闕疑不釋，然後知世論之不謬也。此卷中所引羅說，大抵出自考釋，以久已寫訛，不復追改，讀者知其事可爾。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長沙楊樹達書於嶽麓山齋

目 錄 凡本文所有之字，下加一横

一上林部	化	空	索
王部	絃	凜	華
一下外部	若		
二上口部	咸	各	
二下正部	正		
臺部	遠		
三上欵部	爰	爰	爰
異部	異	異	
三下革部	緜	緜	
爪部	孚	孚	
臣部	威	威	
用部	用	用	菊
四上佳部	隻	隻	
五上曰部	舍	舍	
兮部	兮	兮	
豈部	豈	豈	
五下面部	盍	盍	
韋部	韋	韋	
六下之部	坐	坐	
貝部	貞	貞	
邑部	都	都	鄧
			鄧
			經
			疋

字本之中之鑄

七上日部	春
火部	福 福
晶部	鼎
弓部	甬
七下山部	方
八上匕部	匕
衣部	衣
卽部	卽
九上辟部	辟
十上馬部	鴟
十二上耳部	和

十二下女部 姑 姨 妻 嫔 姮 姮 姮

龜

弱部	弱 弱
十四上金部	鑄 鑄 鑄 鑄 鑄 鑄
口部	帥
車部	𠂇
十四下午部	午
酉部	酉

凡七十文

一篇上示部

說

筆經傳云：往王五月仍吉丁亥，壘辟肇紀之祭，遼
仲之子公子仲姜賀歸，用饋侯氏永命萬年，鑑保其身，
用富用孝于皇祖聖叔，皇祀聖姜，于皇祖又有成惠叔，皇祀
又成惠姜，皇考遼仲，皇母。張之洞云：祀即執。按六書之
例，合以祀為祖祀本字也。點檢樹達校字从示，與祖从示
同，故張氏云爾。說文示部無此。

索

楚王會志疏云：楚王會遠戰隻置兵銅，正月告日，寔
鑄廟東，尋以共歲索。郭沫若云，索即秋祭之嘗之本字。點
鑄樹達校說是也。爾雅釋天云：秋祭曰嘗。說文首部
云：嘗，口味之也，从首，尚聲。嘗祭之嘗，義難據於嘗新
，自當別有本字。銘文此字从示，與祭祀諱祠一例，則其本
字也。說文示部無此字。

索

齊章云：齊三軍閭△，冉子娶鼓，庫大門之，娶者，
皆獻于索公之所。樹達校釋名集韻互引尸子云：天神曰
靈。許慎靈臺云：經始靈臺，毛傳云：神之精明者稱靈。
按事涉神明，故字从示，乃神靈之本字，靈訓靈巫，乃借字
也。說文示部無靈字。

一篇上玉部

荼

毛公鼎云：玉環玉鉶。孫詒讓云：鉶左形从荼。說文八部余，二余也，讀與余同。以聲類求之，當為荼之異文，玉茶，玉笏也。荀子大略篇云：諸侯御茶。《通鑑》云：茶，古舒字，玉之上圓下方者也。鉶蓋諸侯玉笏之正字，猶天子玉笏謂之珽也。蘇軾、劉心源云：余即荼，鉶即荼。集韻：荼或作荼。廣雅：荼，笏也。禮記玉藻：天子搢挺，方正於天下也，諸侯荼，前诎後直，讓於天子也。注：荼讀為舒連之舒，舒懦者所畏在前也，訛謂國教其首，不為稚頭，諸侯為天子訛馬，是以謂笏為荼，即荼也。蘇軾、劉心源、趙彌註、劉二說甚諦，鉶為禮記玉藻、荀子大略荼之本字。廣雅集韻作荼荼，乃鉶之或體也。說文玉部無鉶。孫云正字，正字即本字。

一篇下艸部

若

魯肅云：邑廻每誨于諸△曰：△△汝其舍蕡則卑俾復令曰：若。劉心源云：若即諾之古文，既从口，又从言，於義為贅，知諾為後出字也。說文之增下羅振玉云：說文：若，擇菜也，从艸右。右，手也。又，諾，應也，从言，若聲。按卜辭諸若字象人舉手而跕足，乃象諾時巽順之狀。古諾與若為一字，故若字訓為頤，古金文若字與此略同，擇菜之義，非其溯矣。蘇軾、劉心源、趙彌註、劉羅二氏謂若諾為一字，是也。然羅說有當辨者。甲文𦥑字象人舉手掉頭跕足之形，羅氏謂

訓順是也。金文作^𠂔，見^𠂔之形與甲文略同，^𠂔即^𠂔字，義用為諾，字蓋从口^𠂔聲。鄧國諸器^鄧字亦皆从邑^𠂔聲，知^𠂔^𠂔當為二字。^𠂔義為順，^𠂔即諾，乃順人意之詞，義由聲出也。羅氏以^𠂔諾時巽順之狀釋甲文之^𠂔，然甲文字不从口，似混^𠂔^𠂔二文為一字，嫌於籠統也。

二篇上口部

臧

基謨鼎云：基謨臧聿乍父丁專彝。按臧字从口。陳介祺云：臧當是臧否之臧，與臧字異，後世失其字矣。金文臧之文，劉樹達接陳說近是。臧字甲文作^𦥑，从臣，从戈，金文^𦥑，父鼎亦然，乃臧之初字，當以臧獲為本義，臧獲音^{俘虜}為取婢者也。^{俘虜}奴婢主于柔順，故臧引申訓善。臧字从口，从臧省，臧亦聲，說文口部無其字。

各

父丁角云：庚申，王在東門，夕，王各。錢坫云：格字用各。支樂之拾趙專云：王才周，各大室。許浦云：各他器亦作格，皆假之假字，假，至也。蘇共之陳樹達接各甲文作^𠂔。羅振玉云：各从^𠂔，象足形自外至，从口，自名也。此為來格之本字。劉树達錢坫許浦皆不知各為來格之格本字，羅謂各為來格之格本字是矣，獨謂字从口，諾為自名，則非是。甲文各字有作圓形者，知字非从口也。^𠂔皆象區域之形，足據區域，故其義為來為至也。甲文出字作^𠂔，象人在

既離是故上古之夢，與此字意略同，可遺。說文云：各，異詞也，从口火，火書，有行而立之，不相隸也。建形義皆誤。

二篇下正部

正

金益鼎云：在盛王，嗣壅乍惟母，闢率匱，而其有四
方，厥遷率民。案正字甲文作𠂔作𠂔，口參圓邑，从一足或
二足向城邑而行。王國維云：正以征行為本義，甲骨文多以之則下
引是也。金文正字與甲文昂字同，但取口形換實書之耳。說
文延訓正行，或作征，延訓行，審正之鑄起加旁字也。許君
不如此，訓正為是，解字為从一从止，皆誤。

二篇下疋部

疋

文選云：交從譽疋△，王易見，用乍寶彝。劉心源云
；疋从至，即行來字，說文奉政，而參下云：周所受瑞參來
疋，一來二疋，猶言參些東之形。天所來也，故為行來之來
。許氏此解本義假借合而為一。汗簡部首作疋，从至，又引从
雲切韻作釐徐，从彳與从至同意，實行來本字也。章伯蔚
有疋，六人盤有疋，郭氏蓋有所本矣。李叔同樹達按劉說是
也。

三篇上攷部

轂

戴氏鑄云：自涪陵，以南，至于大沽，一収，以持，二収，至于邊柳。按此鑄銘収字屢見，前人皆釋為収，金石萃編卷三引吳頤芳說釋為封，劉心源亦釋為封，說之云：収字以古刻孟鼎宗周鐘西車狩邦字證之，知字上从丰，說文奉作𦥑，解云：从手从収，丰聲，从手，从収，於義為贊，明是從手収聲，収為古文封，許誤解也。奇觚五之甘陵樹達按収乃奉之初文，金石萃編引樊明徵說釋奉；是也。奉乃収之後起加旁字。凡會意形聲之加旁字，必有重複之病，此文字學中定例；余別有說明之，此字从収復从手，是其證也。収封音同，故此鑄假収為封，劉徑謂収是古封字，非也。說文有後起字之奉，無初字之収。

収

王子吳鑄云：王子吳置其吉金，自乍釆斬，呂大臨讀収為擇。考古堂之鉛印下鄭子妝籙云：鄭子妝置其吉金，用鑄其鑿。劉心源云：置古刻用為擇，是擇之古文也。奇觚五之甘陵樹達接說文収訓引給，擇訓東遷，分為二文，故呂氏讀収為擇，考之字形，劉說是也。从収从手其意同，對字宰辟父鉞从収作収，収實擇之初字。金文中未見擇字，固矣，其从手之字除辨手之辨字从手屢見，拍字揚字从手各一見外，說文手部之字皆無所見，擇為促起字益無疑矣。指掌類

三篇上異部

異

全盛鼎云：古故天異臨子，法保先王。異字作^囗，象頭戴物形。甲文作^囗，王國維說之云：此疑戴字，象頭上戴由之形。金水梁云：戴異古雷是一字，音同在之部。樹達按王金說是也。戴為異之加聲旁字，異乃戴之初文，許訓異為分，失之。

三篇下革部

鞣

荀子云：易屬東市，急黃，韓鞣，……張衡經傳通作遂。儀禮大射儀云：袒決遂。鄭注云：遂，射韁也，以朱韁為之，著左臂，所以遂強也。接遂以朱韁為之，故字从革，鞣乃遂之本字也。說文革部無鞣字。

三篇下爪部

孚

中偶父鼎云：周伯達及中偶父伐南淮夷，孚金，用作寶幣。阮元云：孚讀為傅，軍禮曰傅。對此如一。樹達按說文八篇上人部云：傅，軍所獲也，从人孚聲。余謂孚从爪从子，即傅獲之初字，今言傅虜是也。于謂人，爪謂以手執之，加旁作傅，則人與子義復矣。蹇鼎云：王命趙戮宋反矣，蹇聲從趙征，孚戈，用作寶尊彝。鹽鏡云，鹽從王伐荆孚，用作鹽銘，諸孚字皆用本義也。說文訓字為孚卵，失其義，阮讀字為傅，不知孚正是傅之初字也。

三篇下臣部

賊

白虎父鼎云：白臤父乍寶鑿。按臤字不从臤，甲文已如此，後乃加臤聲，許君說為从臣臤聲，非也。从臣者，鄭注少儀云：臣謂囚辱，字又从夫，與囚辱義協，故字當以臧復為本義。漢書司馬遷傳注引晉灼云：臧復，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，其義是也。奴隸主於制服，故臧引申為善，許以善訓臧，非初義也。許說此字形義並失，詳余釋臧篇。

三篇下用部

用

大錢云：其子子孫孫永實用。說文云：用，可施行也，从卜中，衛宏說。按說文云：桶，木方器也，受十六升，从木，甬聲。桶雖是量器，實則受物之器皆可名桶。方言卷第五記筭箇名桶棬，通俗文記受秦者曰桶，皆其證也。用者，桶之象形文，籀為盛矢之器，古文作𦥑，下作桶，又可證也。許說形義皆誤，詳余釋用篇。

翦

西中角云：丙申，王易翦亞鑿真貝。方濬益云：翦字从刀从口，象矢在箇中之形。毛公鼎，篆彌魚翦，作𦥑，煙典通用𦥑，古翦猶良服一聲，皆扶通反。說文牛部獨下引易曰：猶牛來馬，𦥑醉作服。左傳：王使伯服如鄭請𣪘，史記鄭世家作伯翦。後漢書皇甫嵩傳：鑿真，翦末乎，北史魏收胡陽体之，鑿真服末，正作服，是翦即矢箇，古本作𦥑，形

變為用 小篆作𦥑，而矢箙之形矣矣。避諱之筆

毛公鼎云：金算猶魚𦥑。樹達按詩小雅采芑云：筭𦥑魚服，鼎文與詩詰正同。美云：魚服，矢服也。服說文作箙，云弩矢箙也。王國維云：𦥑鼎文作𦥑，古箙字。从虛十解作𦥑，西車角作𦥑，象矢在器。此作𦥑，𦥑亦矢之變形，易傳，服牛乘馬，說文引作猶牛，左傳伯服，史記引作伯猶。經傳，樹達按方玉二家之說至諦，小篆既失其形，許君訓箙為具，又失其義矣。

四篇上集部

隻

楚王禽志鼎云：楚王禽志戰隻兵銅，正月吉日，宜鑄禽臭毒，以供歲索。按隻字甲文已見，羅振玉云：說文：獲獵鱗獲也，从犬，隻聲。甲文从隹从又，來捕鳥在乎之形，與許書訓鳥一枚之隻字同形。擣鳥曰隻；矢鳥曰發，發从大从隻，隻象鳥初持在乎形，一象鳥遠後飛至空隙之形，非大小之大字。許君云从又从發，失之矣。劉盼遂按又得肉為育，又持貝為尋，又持隹為隻，獲字義相近，故其構造相同。甲金文以隻為獲，乃古義，許說鳥一枚之訓，乃後起之義也。

五篇上曰部

會

晉公盤云：皮囊置△，△合△皇御。吳榮光釋舍為會

清方濬益云：會為答之古文。劉師道按儀禮鄉射禮記云：既發則答君而俟。禮記郊特牲云：答陽之義也。注疏云：答，對也。答字从舛，說文訓小赤，殊無對答之義。此字从曰，與言語義有關，乃答對之答本字也。爾雅釋言云：俞，會，然也，會本當作會；乃誤从曰為从田，則義無可說。朱駢云：軒云察余之善惡，王注云：屈原答重氛曰：答字較煌卷子本作會，从曰不誤，與此符合。說文曰部無會字。會為答對之答本字，方云答之古文，是以會答為一字，非也。

五篇上會部

乎

大綱云：王乎吳師召大易趣曉里。釋詁云：金文多以乎為詩。文王命燭鼎：王乎虢叔名厲，詩作乎，與此同。魏師下樹達按詩說文訓召，乎訓語之聲，然乎字形象聲上起揚，與語之餘義不合。只為語已詞，象氣下引，乎果為語之餘，不應相反，詩名則聲宜上揚，故乎為詩之初字，詩乃後起加旁字也。孫氏說金文多以乎為詩，是謂乎為詩之假字，不知乎正是詩之本字，詩乃後起之加旁字也。

五篇上豈部

豈

鄭侯牽轂云：△焦金豈，永台馬韋。按甲文有豈字，葉玉森說為鼓之初文，是也。大字記錄此銘以金鼓連文，亦

可為證。說文訓為陳舉立而上見，非也。

五篇下齒部

齒

聖諭云：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九邑舉絕之民人都齒。吳大澂云：說文齒古文作𡇗，鄙齒本一字後人加邑為鄙，古鄙字但作齒，不从邑也。錢坫雖樹達按吳說是也。从口之字皆表區城，从口復从邑，於義為複。後起加旁字必犯權重之病，此文字之定例也。說文齒訓書，齒齧乃鄉齒之引申義，許不知齒為鄉齒本字，而以引申義為初義，亦誤。

五篇下掌部

掌

韋父丁鼎云： 天丁。弓韋云： 祖己。接二文一字，足趾形虛實異耳。商承祚云： 字羅叔羅紹金下謂象足統口，有守衛意，乃衛字，其說甚確。十二家金下古籀文
生樹達接羅說非也。此二乃韋之繁文，韋从二止，此从四止耳。韋者，說文達訓離之初字，古文足趾形上下向背皆有意義，甲文陟作𦵈，足向上，言上行也，降作𦵈，足向下，言下行也。正作𦵈作𦵈，足向或行也，韋字足形在上者或左向，或右向；或兩均左向，在左右者或上向，或下向，或兩皆上向，要之皆象背城他去之形，故為達離之義，許訓相背，尚為近之，解為从舛口聲，非是，羅以韋衛為一字，亦非也。

六篇下之部

坐

陳澧云：水月丁亥，陸氏裔孫達乍為坐，宜授大宗饋。以貿秦水令命領有壽，子孫是保。按甲文往來之往皆作坐，羅振玉云：說文解字：坐，艸木委生也，从之在土上。又，往，之也，从彳，坐聲。卜辭从止从土，如坐為往來之本字。許訓坐為艸木委生而別以罋為往來字，非也。文字學之誤下今按羅說是也，往乃坐之後起加形旁字。

六篇下貝部

賈

公賀鼎云：隹十又一月初吉壬午，叔氏文侯賈安其白，賓賈馬轡來。公賀用對休轡，用乍寶彝。按賈字从貝父聲，說文未見，余疑為泉布之布本字也。泉布字經傳通作布，乃綴布帛之布為之，此字从貝，乃與泉布義密合。據銘文，公賀與公賀為一人，蓋泉布為貿易必須，說云挽布貿絲，古人名字義必相關，名賈字寶以此。古幣貨布錢文，皆作布字，不用本字，惱有此器存其文字，雖非用其本義，猶得於其字之形聲及銘文名字相關之義訓推求其始義，或亦考文者所樂聞歟！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跋公賀鼎，明賈為泉布本字。時避寇辰谿，庫書不備，復負後讀郭君沫若銘名字解詁，知其先余有此說。惟郭君謂賈為資斧之斧本字，古多假布為之，似不如余說為泉布本字之直截，故今仍用余說，而附記。

郭說於此。

賈

陳遂說云：冰月丁亥，陳氏裔孫遂乍作爲生，里慢祖大
宗鉞，以貿采令命頤眉壽，子孫是保。吳氏說云：寶贊勾異
據說文之釋文下樹達按說文亡部云：匱，乞也，亡人爲匱，遠
圭說。說者謂人逃亡糊口則爲匱乞，說自可通。然養字訓從
人求物，字从貝，以彼例此，貿賈匱之本字也。說文貝部
無此字。

賓

張自云：惟十又九年，王才序。王姜令乍冊張安夷白
,夷白賓張貝布。史頌說云：惟三年五月丁子，王才宗周，
令史頌獲鉶，酒友里君百生呻鶴鑿于成周，休又有成事。赫
賓章，革馬四匹，吉金，用乍薦彝。王國維云：古者賓客至，
必有物以贈之，其贈之之事謂之賓，故其字从貝，其義即
禮經之儻字也。後世以賓爲賓客字，而別造儻字以代賓字，
實則賓乃賓之本字，賓則儻之本字也。未著明甲骨學文字編錄之本引 樹達
按王說是也。說文貝部有賓字，訓所收也，乃賓客之義，與
从貝不合。

賣

召鼎云：我既賣女△△△五大效父，用匹馬束絲。又
云：用債牛賣絲五夫。用百爭。按賣字錢坫阮元吳式等皆
誤解爲賣，近日劉心源謂賣字不確目，始詳爲賣。據說文之釋文下 郭

沫若于省吾並讀為贖，李厚以說文之說對其說是矣。今按說文實訓銜，銜云：「𠙴也。」贖訓賈，賈云：「𦵹也。」二字義近，實已及賈，贖又从貝，於義為復。據金文用義，賈即贖之初文，贖乃後起加旁字，彝銘所用乃初文本義也。

六篇下 吕部
鄧

晉公蓋云：「晉公曰，我皇且鄧公△受大命，左右武王。」鄧公吳氏芬釋為唐公。說文唐古文作暘，此文上从查，下从易，右从邑，自是唐之異文。鄧沫若云：「鄧字从邑，鄧聲，𡇔，古屬字，从肩省，易聲。」說文「鄧公為晉之祖而左右武王，自即唐叔虞也。」說文董逌注云：唐，天言也，从口，庚聲，或作暘，無國邑之義，唐虞唐叔作唐字者皆假字。器銘作鄧，其字从邑，乃本字也。唐或作暘，鄧从查易聲，皆易聲之孳乳字，故經傳假唐為鄧，方說鄧為唐之異文，非是。異文者，二文本一字，而形體互異，唐暘是也。若鄧之與唐，一从邑，為國名，一从口，訓大言，形固是二，義亦互殊，但音同耳。古人以其音同，偶然假用，不得以其假用遽認為一字也。前人於此，多不明晰，故特言之。說文邑部無此字。

鄧

儼兒鍾云：曾孫儼兄曰：余義鄧之良臣而饒之字為父。阮元云：此銘中多古異文，如和為𦵹，譯為訶，先為旣，楚為鄧，皆是。說文董逌注云：楚，震本，一

名荆也，从林，足聲，字形無國邑之義，用為楚國者，乃假借為之。器銘从邑作鄭，乃楚國之楚本字也。阮云鄭為楚之異文，非是。說文邑部無此字。

鄭

大鄭鼎云：鄭廿又七年，大鄭司寇△乍△△為量△四分。樹達按梁國字經傳皆作梁，梁字从木从匕，从聲，說文木部訓木橋，無國邑之義。此第字从邑，从梁省，梁國之梁本字也。說文邑部無鄭字。

邵

邵鑒鐘云：邵鑒曰：余吳公之孫，邵白伯之子。周說謨云：倍公十年左傳晉有呂甥，蓋以邑為氏，邵宜即呂之別文。晉於春秋初實別稱翼，見隱公五年左傳，此邵殷按餘為翼之公族，故曰翼公之孫，謂翼侯也。點上壁王國維亦云邵即呂甥之呂。樹達按經傳作呂，省形存聲假字，此字从邑，形義密合，乃本字也。周說固是，而謂邵為呂之別文，則非，實呂甥之呂本字也。說文邑部無邵。

鄭

越王劍云：鄭王者旨於賜。見容庚頌吉金錄錄考釋樹達按越器越字大抵皆只作或，惟此器从邑作鄭，吳越之越本字也。越字从走，乃夏越之義，與國名之義不合，經傳用越，彝銘多用或，皆同音假字也。說文邑部無鄭。

鄭

鄭侯說云：佳五年正月丙午，鄭侯小子新乙享孫。孫

詒讓云：鄭字古書未見，疑當讀為蘆。說文竹部：蘆，發竹矛教於也，从竹蘆聲。肉部腫籀文作膚，是蘆與膚聲可互通也。鄭為國名，故增邑形，古文往往如是。鄭國當即晝牧營之蘆，亦見左傳桓十三年文十六年，釋文：本或作蘆，史記周本紀作蘆，與蘆並聲近字通。楚辭王國維云：錄釋錄魏三字石經春秋：蕎之古文作蕎，篆隸二體作蕎，蕎者，蕎或蘆之譌略。上虞羅氏所藏鄭侯敦，鄭侯亦即蕎侯。又臧圃丘△戈，亦即蕎丘，足證蕎與蘆為一字矣。鄭玄注周易王子晏鄭注按王說是也。說文邑部無鄭字。

郊

洗兒鐘云：郊王庚之怒子洗兒置其吉金，自乍鍊鐘。

吳大澂云：郊，古徐字。周禮庶氏注：祭禽以出師征徐戎。釋文：徐劉本作郊。大澂所得魯公伐徐鼎不作郊。說文：郊都下邑地，魯東有郊城，讀若塗，此又一說也。唐韻上以下。郊王鑄云：郊王義楚置余吉金，自醉祭鑄。按郊王義即左傳昭公六年之徐儀楚。劉心源云：郊从邑，說文以為郊下邑地，實徐之本字。鄭玄注周易王子晏鄭注按經傳通假作徐，徐字从才，義為安行，不問國邑，用徐為郊，以音同通假耳。劉云郊為徐之本字，是，吳云郊為古徐字，非也。

邛

邛君婦壺云：邛君婦鉢乍其壺，子孫永寶用，方濬益

云：邛國不見於經傳，其字从工，當即春秋之江國。籀文於國邑名類皆从邑，經傳以同聲通假作江也。江國近楚，與楚婚姻。左傳文公元年：潘崇曰：享江革而勿敬也。杜注：成王妹，嫁於江。薛氏款識有楚王作邛仲嫁南錫鍾，邛仲嫁蓋亦楚女之嫁於江者。薛氏款識又有邛仲之孫伯蓋盤金二銘，與此並為一國之器，故文字亦相近。邛為江國之本字，雖無明證，要可即左氏傳注及諸器銘以斷之也。鑄本之說下
邛伯蓋盤云：邛中之孫伯蓋自乍頤水盤。郭沫若云：邛當即江黃之江，其故地在今河南息縣西南。說文邑部：邛，邛成，濟陰縣，此別一地。鑄下鑄本下

七篇上日部

晉

穴鑿云：隹十又二月初吉，王才周，晉，王谷于大廟。孫詒讓云：晉字从未从日，是昧字，特连左形右聲為上聲下形耳。晉字下半从日，明甚，上半與韓公鼎之晝字，實晝之晉字，並非鄭玄之晝字，與晝並相似，三字薛氏皆釋為晝，王肅：晝古文卷。此上从之，當為从日从卷省聲，蓋即夾之異文。夾卷音近，古多通用。周語：晉侯夾二，韋注：當為卷，墨子非命上：葬卷服飾，偽古文仲虺之誥用其文卷作夾，是其證也。鑄下樹達按此為昧夾之夾本字，經傳作夾者，音近通假耳。孫云字為夾之異文，非也。說文日部無此字

七篇上从部

祐

秦云：王于史_戊用令_癸嗣_甲祐罪叔金。孫語譏云：
祐，孫氏續古文苑釋為諸，阮釋為祐，云：蓋古旗字，通帛
為旗，从从，从帛省也。今案孫釋于形義並疏，固未可信；
阮釋為祐，是也；然以為即古旗字，則非。此祐字當即所謂
大白之旗也。周官中車：建大白以郎_戎。注：大白，殷之旗
，猶周大赤。周書光啟篇：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。孔注
：大白，旗名。旗色白，故字為祐，以六書之義求之，當為
从从，从白，白亦聲，不必讀為旗而後可通也。鄭注下樹達
接釋說是也。說文从部無祐。

揚

金文屢見揚字。王孫遺諸鐘云：中譜版揚，是也，他
鐘銘亦多見此語。揚字从从从易，說文本見，余就形求誼，
其字从从，當與旌旗之事有關。齊東野語云：章子變其徽章。高
注云：通白曰章。晉語云：變非聲章，弗能移也。韋注云：
章，旌旗也，詩小雅六月云：纖文烏章，白旆央央。大楚
襄云：王錫韓侯，執旛綵章。詩文章字與旆與旛連文，知韋
注章訓旌旗為可據矣。易聲章聲同古唐部亨，此字从从易聲
，蓋詩經國語圖篆諸章字之本字也。

七篇上晶部

鼎

數殷云：南淮夷達及內，伐灌彝參衆裕敏陰陽洛。銜達按昴為昴星之初字，字从晶，與說文晶部𠂔𠂔三字意同。晶為𠂔之象形初文，說詳余釋晶篇。𠂔即星字，𠂔𠂔皆星名也。昴星見於詩經，說文云：昴，白虎宿星，从日，卯聲。按昴省為昴，猶𠂔省作𠂔，𠂔省作晨也。許君不知有昴字，故止錄省形之昴，然義為星而字从日，形與義不審合也。得彝銘此字，可以訂許君遂本忘本之失矣。

七篇上弓部

甬

薛氏欽識云：商鐘曰：隹王△甬春吉月。薛尚功釋甬為鐘。銜樹連按甬為鐘之象形文，下象鐘體，上象鐘懸，中二橫畫象鐘帶，乃鐘之初字也。加旁為鋪，形聲字為鐘，皆後起字矣。許君訓甬為艸木華，甬然，說誤，詳余釋甬篇

七篇下宀部

宍

盧鐘云：正月初吉丁亥，盧作寶鐘，用追孝于已伯，用言大宗，用樂好賓。邾公鉶鐘云：陸諱之孫邾公鉶作卒禾鐘，用敬卹盟祀，旣祈年眉壽，用樂我嘉旁及我正卿。王國維云：卜辭賓字多作宍，或作宍，作宍，作宍，盧鐘作宍，邾公鐘作宍，其所以之，宍與宍同意。宍上从屋，下从人，从止，象人至屋下，其義為賓。各客二字从夕，意皆如此。

國學之省者从人从刀，其誤變也。刀以內中之一畫屬於人上，如盧鐘賓字作𠙴，已非其類。

八篇上匕部

匕

庚辰龔云：造于匕戊或乙夷，系一。樹達按說文云：
匕 相與比較也，从反人，亦所以用匕取飯，一名相。接許
說匕从反人，是也，訓相與比較，非是。用匕取飯，別一義
，以形近誤合之。人字統括男女，女異於男，故从反人別造
匕字。母鹿為麌 字从匕从鹿，母牛為牝，从牛从匕，皆由
女子之匕擎乳，許君不知此，謂麌字从牝省，非也。妣字甲
文音作匕，金文亦多作匕，乃妣之初文。匕加旁作妣，復孳
孳為妣，皆後起字也。

八篇上衣部

衣

康熙云：朕公白易卒臣叔麻丹五采，易衣嘗于夫。
釋詁龔云：裳即甲之變體。說文：甲象木戴孚甲之家，古
文作𠙴，此作𠙴者，从衣，从甲者。甲為日名，稽為戎衣之
名，因沾衣而省口 此形聲孽乳之例也。樹達按孫說
是矣，裳當為甲胄之甲本字，經傳借甲字為之者，省形存聲耳
。甲與裳本偏二字，孫云衣為甲之變體，誤也。說文衣部無
此字。

八篇上卽部

卿

天君鼎云：而牛，天君卿禱西。吳大澂云：卿古饗字
龜下樹達按甲文有此字，作^卿。羅振玉云：字从^卿从
 𩫑象饗食時賓主相對之狀，即饗字也。古公卿之卿，卿黨
 之卿，饗食之饗，皆為一字，後世析而為三，許君遂以卿入
 𩫑部，卿入卯部，饗入食部，而初形初義不可見矣。劉熙說
樹達按羅說是也。

九篇上辟部

辟

金益鼎云：我瞻聞殷達臣令 今往殷達侯田寧殷正百
 辟率肆于西酒，古故喪官師。按辟字甲文作^辟。羅振玉云：
 古文辟从辛人，辟，法也，人有辛則加以法也。古金文作^辟，
 增口乃璧之本字，从口辟聲而借為訓法之辟，許書从口，
 又从口而謁也。龜下樹達按羅說至確。通子孟姜查璧于三
 見，其二皆止从玉从人从辛，不从口，口象玉形，字已从玉
 不必復从口也。又其一从玉覆从口，其形複重，與戲竇由
 翁字从玉又从口者同。

十篇上馬部

馬

曾姬無邱壺云：聖趙之夫人曾姬無邱望安姑湊墮萬闕
 之無馬，兩乍宗彝尊壺。郭沫若云：馬即馬匹之匹之專字，
 描駢駢細之即并參四也。龜下樹達按郭說是也。

十二篇上耳部

耶

太保云：王伐求子，耶。厥反！王降征令于大保。按耶者，聽之初文。銘文言王伐求子，求子聽命，繼而復反，王降征伐求子之命令于大保也。一人以口發言，而他人以耳聽之，故字从口从耳會意，聽則後起之形聲字也。耶字復加士聲為聖，亦是聽字。書無云：此厥不聽，聽漢石經作聖，漢人尚知聖聽二文為一字也。許君書無耶字，又分聖聽為二文，謂聖字从耳呈聲，並誤。

十二篇下女部

姑

叔夷鐘云：不顯穆公之豫，其配襄公之姑而嫁公之女，零生叔夷。孫誥云：姑薛擇為采，王父擇為姑，王母從之。孫星衍亦擇為姑，而讀為出。案孫讀是也。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，見爾雅釋親。說文樹達按出字甲文作 出 ，象人在坎陷中欲上出之形，經傳用為姊妹之子之義，乃音同通假字，姑則其本字，義關姊妹，故字从女也。說文女部無姑字

嫗

王子申益云：王子申乍嘉嫗益益。方濬益云：阮文達釋嫗字，引廣雅釋親：嫗，母也，廣韻，楚人呼母也，誰與此殊不合。按韓氏識欽楚印仲嫗南銘曰：楚王膝印仲嫗

南鉢鐘，其眉壽無疆云云，為楚王腰女器，是邱仲嫗與此嘉嫗皆楚女。嫗乃楚姓，即經傳之羊字。史記楚世家：陸終子，六曰季連，半姓，楚其後也。說文：半 羊鳴也，此半之本韻，經傳以為楚姓者，乃同音假字，其本字正當作嫗，如任己是隗諸姓，彝器文作杜故娶塊，偏旁从女，是其證也。此字蓋自張揖以來失其本韻千餘年矣，得此器與邱仲嫗鐘互相印證，乃知經傳之半為嫗之假借，彝器文有裨於經學如此。

續入前文

王子中畫云：王子中乍嘉嫗鉢其眉壽無疆字期，永保用。王國維云：嫗者，楚姓，即半之正字。考古圖載楚邱中嫗鐘銘曰：楚王賜邱中嫗南鉢鐘。邱中嫗者，猶云宋伯姬記叔姬耳，此與王子中畫皆為嘉嫗作腰出者，王子中蓋即楚令尹子西也。古文凡姓皆从女作，則嫗為半字無疑。班固樹達按說文長部攝从爾聲，讀武夷切，此嫗字讀入明母，與羊同音，與嫗字例同。說文女部無嫗。

癸

鄧孟壘云：爰孟乍監癸博壺，子子孫孫永寶用。方濬益云：說文鑒之籀文作鑑，此省作爰，為古文，即鄧國也。爰即曼字，鄧國之姓，鄧昭公母楚武王夫人皆稱鄧曼，古姓多从女，此文从女曰聲，自是曼姓本字，經傳作曼，同聲通假字也。吳國生云：爰即曼字，从月，从女。曼者，鄧姓。金匱水石之略引吳國生云：爰即曼字，鄧之姓也。文錄引吳國生

樹達按諸家說是也。說文無𡇔字。

𡇔

郭友父禹云：盍晉父厭秦其子夢𡇔寶禹，其寶壽永實用。郭沫若云：𡇔字原作𡇔，从女，从叒，此字最為正確，即郭杜曹之本字也，以叒為聲。它器𡇔字所从叒旁，頗與叒字相近，舊誤釋為婢，故不得其解。然叒與叒有皎然不相紊之處，試就叒𠀤𠀤等字以比較之，即得。樹達按郭說是也。說文女部無𡇔字。

𡇔

杜伯禹云：杜伯乍叔𡇔障禹。羅振玉云：𡇔字王志慤公樹達釋𡇔，即謂秦中之詩美孟庸矣之庸。毛傳：庸，女姓。正義：列國姓庸弋者，無文以言之，今乃得之古金文中矣。樹達郭沫若云：杜乃陶唐氏之後，其姓為杜，𡇔即杜本字，从女，𦵯聲，三字石經君奭沫若云，祓之古文作𡇔。皇伯虎說：又有𦵯又成𦵯即祓字。鄭侯午有𦵯敬禡祀語，亦是祓祓，𦵯讀如祓，正與杜近。石鼓作原石有𦵯𦵯鳴鳴一語亦即詩經屢見之杜杜字也。樹達按郭說是也。左傳文公九年記晉文公之夫人有杜杜，是為郭說之證。說文女部無𡇔字。

妃

陳侯午鐸云：陳侯午以犀諸侯獻金乍皇妃孝大妃祭器鑄鐸。許慎云：妃義當是妃，而从已，今說文無此字。然說

文从女己聲字二，左己右女者訓大字，左女右己者訓匹也，烏知二字不有一从己聲如起配妣者乎？古音己已同部，从亡从己，音無不諧。鄭玄注下樹達按許說是矣，而未盡也。鄭侯幾云：嬀乍皇妣△君中妃祭器八般，與此器孝大祀妣字皆配匹之義。然則訓匹之字實當从己，不當从己也。至从己之字，乃己姓本字，許君說形聲雖不誤，而訓為女字，亦失其本義，詳見妃字條。

甲文有改字，羅振玉說之云：古金文中作妃作𠂇者皆為女性，許君以為女字，固非，全文家或解作妃匹之妃，則更誤矣。此从己作，殆妃匹之本字與！鄭玄注下樹達按羅說是也。

妃

蘇甫人註云：蘇甫人乍婦妃裏廢較。方濟益云：蘇，女姓國；經傳作己，得此器與蘇甫人正證之，益信前人釋改為妃之誤矣。鄭玄注下

蘇衛妃註云：蘇衛改乍旅鼎，其未用。羅振玉云：說文解字妃，匹也，从女，己聲，又別出改字，曰：女字也，从女，己聲。案改興妃為一字，不以己之左在右而異。此鼎稱蘇衛妃，妃為蘇姓。蘇伯杜云：作虢姬魚母，字作妃，此鼎反書作𠂇，而虢文公鼎蘇甫人正均作妃，是己之左在右並無分別，許書當去改存妃，注當云匹也，又女姓。鄭玄注下蘇公段云：蘇公乍王妃蓋設，未實用。郭沫若云：蘇即蘇，亦即蘇。蘇乃己姓。鄭語：己姓，昆吾，蘇，顧，溫，童。

己即兄之省。晉語：殷辛伐有驩，有蘇氏以袒己女馬，袒己亦著姓也。直下人詩下

樹達按方羅鄰三氏並以妃為己姓本字，是也。惟羅以此字當訓區，則尚沿許君之誤說。此區字當从己，詳己字條。

戎

悟庵母說云：姆聲乍南方實說，子子孫孫其本實用。

徐同柏云：姆古文戎，古女母同字。毛詩記戎，劉心源云：戎从章，與从女同意，古文母女通用，是戎字也。叔代較作戎，可互參。說文：戎，婦官也，或謂戎夫人即戎。余謂許不當據漢刻解字，戎蓋姓氏。詩：美孟戎矣。傳：戎，姓也，當即戎。故此解下樹達按戎為戈姓之本字，劉說是也。

妊

蘇浩莊說云：蘇浩莊乍叔姬魚母聲，子子孫孫永實用。

阮元云：冶妊，任姓之女。晉語云：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，為十二姓，任其一也。其後為任國。任字本作壯，詩大明大任，潛夫論五德志作大任，是任字古从女，與姬字同，此从女从壬是也。後世借為讓姓之姓，故以任字別之。樹說云：

造姓說云：趙姁。方濬益云：姁，女姓也，經傳作任，詩曰：思齊大任，文王之母。國語曰：昔摯鳴之國也由大任。韋注：摯鳴二國，任姓，吳仲仲之後。按薛亦吳仲仲後，左氏隱公十一年傳：公使請於齊侯曰：寡人若朝於齊，不敢與諸任焉，是也。後世以姁為姁姓字，說文：姁，孕也。經傳因此通改。

為任，不復知妊為本字矣。樹達說文卷下

樹達按妊為任姓之本字，經傳作任者，音同通用，非以為別說。說文姓訓孕，若非誤說，當是別一義耳。

媯

鄭同媯屏云：真同媯乍旅姁，其永實用。吳大澂云：媯當係女姓，左氏傳二十三年傳：狄人伐屬呂如，獲其二女叔隗季隗。又傳二十四年傳：昭公奔齊，王復之，又通於隗氏。隗為叔姓，故又作隗。樹達說文卷下

劉心源云：同媯據同姜禹云同姜，媯，姓也，如叔隗季隗皆當从女。樹達說文卷下

包君婦盍云：包君婦媯乍旅△。方濬益云：媯為女姓。樹達說文卷下

樹達按媯為本字，隗乃同音假借字，說文以媯為隗之或字，始別一義。

十二篇下弱部

弣

成辰鼎云：弣師易弓韜盾戶盾貝，用乍作父乙寶彝。

王國維云：說文：弣，彊也，从二弓。又弣，輔也，重也；从弣，西聲。按說文說此二字皆誤。弣者，弣之本字。既夕禮有弣，注，弣，弓檠，弛則縛之於弓裏，備損傷。詩云竹柂繩牋，今文柂作檠。柂所以輔弓，形略如弓，故从二弓，其音當讀如弣，或作弣，作檠，作檠，皆

同音假借也。弱之本義為弓檠，引申之，則為輔，為彊，又引申之則為強。許唐以第三義系於弱下，又以其第二義集於弱下，胥失之矣。毛公鼎作弱，王丁山云：王石之說甚精，弱為柂檠初字，可無復疑。何以故？弱之作彌，其變形也，其初當如亞父癸數作彌，父丁篆作彌或反之為彌，故更難析之為彌，故輔弓之義未可見，篆文更證齊之為彌，則从二弓矣。二弓既辨，本弓內有弓之形誤，弓內之弓，非柂檠兩何？毛公鼎作弱，王丁山說是也。

彌

毛公鼎云：箠彌魚𦥑。王國維云：彌乃箠草席魚𦥑席之本字，當如毛公鼎及秦生數作彌，从因，弓聲。因者，古文席字，說文因之古文作𠙴，堯始最宿字作𠙴，从人在𠙴下因上，人在席上，其義為宿，是因即席也。廣雅釋器：西，席也，意謂因席古今字。說文一曰竹上皮，蓋席以竹皮為之，因謂竹上皮為西，亦其引申之一義矣。國家席形，自是席字，由因而誤為西，又省為西，宿彌二字同也。彌與席皆以草為之，故彌字从因，詩衛風齊風小雅作席，周禮中車數夕櫛作彌，亦同音假借也。彌既从因，則弱當是聲，上所說弱字之義，亦於此得其證矣。毛公鼎作弱，王丁山說是也。

十四篇上全部

鑄

任仲董云：弭中乍寶區，舞罿之金鑄銅鑄。孫詒讓

云：鑄字兩形相同，自是一字，其字當為鑄，左从革，即彝也。篆以革从攴，此下从又者，即臤之省。齊侯鑄鐘，邾姬鑄鐘，鑄模二百又五十家，僕字作鑄，與此正同。鑄字不見于說文玉篇，而文選張協文命有鑄趙鐵成之語，則古固有此字。其字古書多藉木素之模為之，說文金部云：鍛，銅鐵模也，石部：礎，銅鐵模石也，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云：精鍛藏於鍛模，此鍛即鍛模也。戰國策：鄭人謂玉未理者璞，玉之未理者謂之璞，金之未鑄成器者謂之鍛，字倒亦互同。戰國策無鑄鍛皆金名。御經胥之金鑄鍛鍛鍛，言胥其金之未成器者有鍛鍛二種合以鑄此區也。韓詩外傳：樹達按礎石多雜泥土或他質，物沾鍛無復純，故謂之鍛，非未鑄成器之謂。孫策小誤。

鑄

漢書藝文志云：于南宮子用鑄二篇，玉工韻，鼓鑄一鉢。徐同柏云：鑄，古文肆，史記卷之六下 吳榮光詳徐廣云：鑄其肆之異文乎？唐書卷之六下 方濬益云：肆字與韓公經鍛鑄鍛二鑄鑄字皆从金，經傳以同聲通假為肆肆，非本字。漢書藝文志下 劉心源云：鑄即肆，以樂器言之，故从金。韓詩外傳：樹達按周禮小胥云：凡彝鐘磬，牛為磬，金為鑄。左傳襄公十一年云：歌鐘二肆及其镈磬。杜注云：肆，列也，彝鐘十六枚為一肆。按事涉鐘磬，故肆字从金。方濬益謂鑄為本字，經傳作肆者為假字，是也。二徐或以為古文，或以為異文，皆非是。鑄肆二字，非一字也。說文金部無鑄字。

錚

鄭公輕鑑云：余異葬底忌，鑄鋤銘鐘二錚。阮元云
錚，堵之異文，懸鐘磬半為堵也。鮑叔方云：錚从金
與齊侯立碑作鋤同。鮑叔方云：謂經傳通假作堵者非本字，見上辭則意以鑄鋤為本字，是也。堵
字从土，說文訓垣，與鐘懸之錚為別一字。阮以錚為堵之異
文，非也。蓋从邊字之始言之，樂縣周列，有似堵垣，儲容
受義於堵，然既為二字以後，自當分別視之，不得以為一字
之異體也。說文金部無錚字。

鍊 鏈

李仲達云：金仲乍大鍊鐘，又一器文同，鍊作鍊。樹
達按鍊从金粟聲，或省从苗聲，疑林鍊之林本字也。左傳襄
公十九年云：李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鍊而銘書功焉。國語周語云：景王鑄無射而為之大林。林訓平土有叢木，與鍊
釋義不相同，鍊从金粟聲，蓋其本字，林粟古音同，故經傳
通假作林字也。鍊字又有作鍛釀等形字，皆因音通假字正當作鍛。

鐸

陳侯因云：鐸用乍孝武起公祭器鐸。吳大澂云：鐸當即敦之異文。鮑叔方云：鐸即敦之本
字。鮑叔方云：郭沫若說是也。經傳皆作敦字。禮記明堂位云：
有虞氏之兩敦。鄭注云：敦，秦覆器。說文金部無鐸字。

鐘

陳貽鉞《篆木》云：「鉞，鑄。」柯昌濟云：「鑄通會，器蓋也。」劉熙《釋名》云：「鉞讀為會。」儀禮公食大夫禮：寘夫東面坐，啟蓋會注，蓋蓋也。王筠《說文解字》樹達接柯容二氏說是也，器是鉞蓋，故著器名。字从金，疑是器蓋曰會之本字，經傳作會，殆省形存聲之通用字也。

十四篇上官部

師

小子彞鼎云：「乙亥，子易小子嚴王商寶貝，才凡師。」按甲文有師字，羅振玉云：「師字从召東聲，師所止也。後世段次字為之，此其初字矣。」兮田盤：毋敢不即師，謂不敢不至師次，其字正與此同。魏晉韻譜前人釋師，非也。博古圖南宮仲鼎，王在寒師，又誤釋師。劉熙《釋名》樹達接左傳莊公三年云：「冬，公次于滑。凡師，一宿為舍；再宿為信，過信為次。」按事涉軍師，故師字从召，師字金文皆作召也。說文召部無師字。

十四篇上車部

危

毛公鼎云：「右𠂇，畫辟，畫轔。」吳大澂云：「右𠂇，星伯戎鼓作金𠂇，即詩韓奕之條革金厄。」毛傳云：「厄，鳥嘴也。」說文：「𠂇，輶前也，厄與輶同。」蘇軾《王國維》云：「𠂇字上東衛下象厄。」詩傳：「厄，鳥嘴也。」釋名：「鳥喙下向，义馬頭。」

既夕禮 楊狀如輶上兩木，是厄有兩木以象馬頭，
正象之。後譌作𠙴，失其形而存其音小篆又添車作轔，
遂為形聲字矣。樹達按王說是也。

十四篇下午部

午

魚春益云：白春乍寶益。春字从午，方濬益云：鼻器文午字皆作杵形，是古午為杵之本字。樹達按方說是也。許君不知午為杵之初字，於春下云从杵省，非也。

十四篇下酉部

酉

沈兒鍾云：用盤飲酒。吳大澂云：酉，古酒字。樹達按吳說是也，許君不如此，分酉酒為二字，非是。